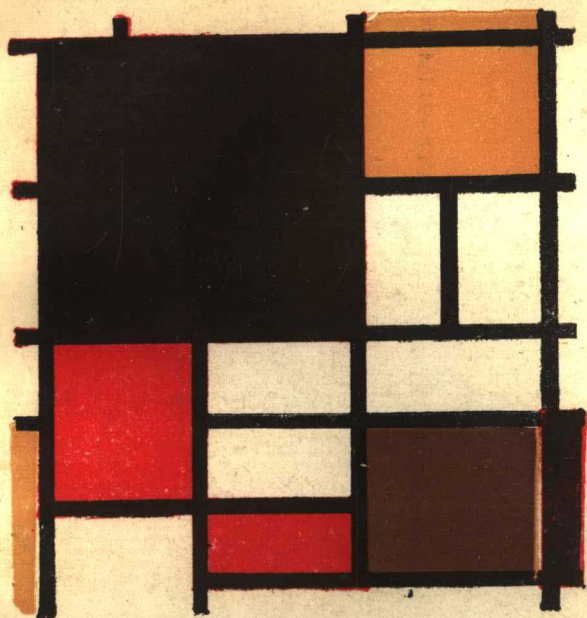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丛书



黑窗帘

——黄世衡小说集

44.85
1754

黑 窗 帘

——黄世衡小说集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儿童文学作家黄世衡中、短篇小说十三篇，其中绝大多数作品反映了多彩多姿的校园生活，部分作品反映了奇异美妙的课外生活。这些作品构思新颖、艺术手法巧妙新奇、人物形象丰满生动。作家用饱蘸情感的笔触，写出了儿童的命运，儿童的感情，儿童的憧憬，儿童的心灵。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黑窗帘》、《风乍起》、《树影》和《奶奶，我爱你》更是这本集子中闪烁着亮光的几颗明珠，看后给人以美的享受。

黑 窗 帘

——黄世衡小说集

Hel Chuang lian

黄 世 衡

*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展 望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02,000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

ISBN 7-5301-0111-0/I·24

定 价: 3.65元

作者简介

黄世衡：男，1937年生于四川宜宾县。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在中学从事语文教学二十余年，现在在北京教育科研所工作，业余为青少年写作。有《自学漫谈》、《窗花》等书出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曾多次获奖。

序

韩作黎

在这八十年代的第七个新春，我看了黄世衡同志的这本儿童文学中、短篇小说集，仿佛是看到一簇迎春花，着实使我感到了春的气息，感到了清新和愉快。

这个集子里的中篇小说《别辜负这片春光》是新作。作者取材于一所中学的春游活动，描绘了一个初中二年级班的学生群像和一个不惜花费心血的循循善诱的又能依靠班集体力量的班主任。其中又着力刻画了一对男生和一对女生因家庭生活、思想、习惯与性格的差异而形成了对立面。在矛盾的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故事情节新奇，人物性格突出，活灵活现，情趣横生。在班主任的辛勤而又耐心的指导下和学生骨干的协力配合下，终于使这个班集体朝着亲密团结和奋发向上的道路迈进。

在这个集子的短篇小说中，《国宝》表现了新一代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奶奶，我爱你》和《窗花》是姊妹篇，描写了两个少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优秀品质（《奶奶，我爱你》得到了著名老作家冰心同志的好评）；《阳台上》、《一天》、《他勇敢吗》和《追》，都是写人与人的关系，

体现着少年儿童在成长中的新的精神风貌；《风乍起》和《黑窗帘》，都是作者最近的作品，写法新颖，别开生面。前一篇用大海的翻腾、宽广、平静，来衬托小说中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行动，显示其孩子式的渴求平等，而又有自己正确的是非观念和较为宽广的胸怀；后一篇则是以人心的美，自然景色的美，反衬了以权营私的丑。

作者黄世衡同志是位中年作家。五十年代末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学里担任语文教师和班主任达二十余年之久。他忠诚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熟悉学生，一向认真地通过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来培育学生健康成长。与此同时，他致力于业余儿童文学创作。为了对青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教育，他写出了多篇小说，还写了相当大量的散文。他的态度是严谨的，力求实事求是的，风格是细致、质朴、自然的。他的作品，使人看了产生内秀之感。

世衡同志与我，可以说是在长期的“以文会友”中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同志友谊的。记得在北京西城区业余儿童文学创作组活动中，我们经过研究，曾提出过这样的信条：“集像革命人，后写革命文，宁肯出废品，也不要出废人”；文人相亲，而今必然”（根据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反其意而定）。多年来，我们都时常用这信条来提醒和检查自己，并努力去实行。

在这篇序言中，我说了一些题外的话。这是因为我对世衡同志的为人和创作态度，许久以来就有所感触，平时未得机会表达，所以便在这里借题发挥了。至于在他的作风和作品方面，有没有缺欠呢？我看也难免。我相信他会重视周围

同志的意见和广大读者的评定，努力加以改进；而且他还会不断地探索 and 追求，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文末，让我用前两年对一位中年作家祝愿过的两句诗来向世衡同志祝愿：春华秋实多佳作，喜看中坚描彩虹！

1987年2月25日，凌晨。

目 录

这里是我们的家(中篇小说).....	(1)
别辜负这片春光(中篇小说).....	(58)
黑窗帘(短篇小说).....	(182)
风乍起(短篇小说).....	(192)
阳台上(短篇小说).....	(205)
奶奶, 我爱你(短篇小说).....	(210)
窗花(短篇小说).....	(222)
他勇敢吗(短篇小说).....	(243)
一天(短篇小说).....	(252)
追(短篇小说).....	(260)
国宝(短篇小说).....	(267)
大厦下(短篇小说).....	(282)
树影(短篇小说).....	(297)

这里是我们的家

一、信 号

严冬以寒冷来显示它的威力：青草枯了，树叶落了，空气尖冷尖冷，地冻得梆梆硬，鸟儿很少登枝，鱼儿不再戏水，虫儿们也大都早已瑟缩在洞穴里冬眠了。但是，孩子们在冬天里却有他们自己的欢乐：紧张的期末考试之后，愉快的寒假就跟着来到了。寒假里有多少欢乐有趣的事情啊！滑冰，打雪仗，过年，放鞭炮，串亲戚……寒冷，算得了什么呢。

一个学期最后的一次下课铃声响了。沙沟中学初中部一间间教室门打开了，就像一个个闸门，孩子们像潮水一样从十几个门里涌出，汇流到楼厅，汇流到操场，再涌向校门。

这是一片欢乐的充满活力的人潮。孩子们愉快地交谈着，开怀地笑着，追逐着，嬉闹着，好像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忧愁、烦恼和不顺心。

也有例外。顾留春就是一个。他正到处跑来跑去找人，张着嘴呼哧呼哧喘气，两边的眉毛快皱到一起了。

“看见何克非吗？”

“看见陈天吗？”

他焦急地逢人便问，但得到的答覆，不是摇摇头，就是“没看见”。

“都溜了！这两个家伙真不像话！”顾留春在心里埋怨，“尤其是何克非，刚才说得好好的，放了学先别回家，商量好寒假活动计划再走。可是他！哼！”

何克非并没有走，他正在传达室跟徐大伯纠缠。

“大伯，您行行好！”他说，“我就看一眼今天的报纸，就看电影广告，就看一分钟，不，半分钟就行。”

徐大伯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报纸刚来，还没有分，现在放学正乱，我得照看着门，腾不出手来……”

“我自己翻，保证不给您弄乱。”

“不行。”

“大伯，俗话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你方便了，我可是乱了——行了，你出去吧，学生不让进传达室的。”

“这不是放假了吗？大伯，给看一眼吧，啊，我向您一鞠躬……”

“好啊！你在这儿！”顾留春在窗外大声喊何克非，“出来！快出来！”

何克非还要继续跟徐大伯纠缠，顾留春推门进去，一把将他拽了出来：“让我找得好苦！你躲到传达室干什么？”

“想弄场电影看看。这倔老头，就是不给报纸看！——你有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咱们组的寒假活动计划，你全给忘啦？想好了没有？”

何克非确实把活动计划全忘了，他说：“着什么急呢，痛痛快快地玩几天再说也不迟。”

“可是，彭老师马上要开小组长会，会上各小组要报活动内容。”

“那，她们女生呢？她们想好了吗？”

“她们每天帮助邮递员把信和报纸送到各家各户。两座楼她们都包了。”

何克非大为不满：“这么说来，她们把咱们三个男生给甩啦？”

顾留春连忙解释：“不是甩咱们。两座楼一百多家人，她们五个女生，足够了。”

“那，咱们三个男生，想一个更好的！”

“我倒是想了一个……”

“是什么？比她们的好吧？”何克非急不可耐，两只眼睛瞪得又大又圆。

“我想的这件事能不能办，现在还说不准。”顾留春边说边琢磨，两边的眉毛又快皱到一起了。

“嗨——！”何克非的眼睛，恢复了原状。又也斜地看了顾留春一眼，夸张地耷拉下脑袋，两手一摊，双肩一耸，做出一副泄气的样子。

顾留春擂了何克非一拳：“你别演戏。听我说，这件事能不能办，现在的关键，是陈天愿不愿意搬家。”

何克非抬起头，眨巴眨巴眼睛，不解地看着顾留春。

初一（五）班教室里，有人在高声招呼顾留春开会。

“就来啦！”顾留春扭头答应，又赶忙回过头，急匆匆地

对何克非说：“现在来不及把我怎么想的说清楚。可是，我还得在组长会上报活动内容。现在只有这样，你赶快去找到陈天，问他愿不愿意搬家。就问这一点，别的不用问。记住，要问准了，问实了。要百分之百地准，百分之百地实。一点儿虚的都不行。然后，你赶快回来，就在这操场上给我个信号，我好在会上报活动内容……”

“行了行了，明白了！”何克非迈腿要跑。

“慢着！信号还没说好！”顾留春叫住何克非，想了想说，“就这样吧：如果陈天愿意搬家，你就像打鸟儿一样，‘嗖’的一声；不愿意搬，就连着‘嗖——嗖——’两声。记住了？”

“记住了。”

“好，快去！全速！”

“得令！”何克非转身飞跑而去，像一枝箭，射出了校门。

二、定 计

何克非上了六年学，服他的人多，他服的人少。

他服谁呢？认真严格地算起来，他完完全全服气的人，在同学中好像只有顾留春一个。有人背后议论：何克非也算个能人了，能说会道，脑子又快，轻易不服软，却偏偏让顾留春给降住了，真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呀。他听到了，说：“什么叫‘降’呀，本人和顾留春同窗六载，早已建立起这个这个……牢不可破的友谊！”

何克非和顾留春，不但小学同学同班，而且学龄前就在一起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好像两个人一交往就是这样：顾

留春喜欢什么，何克非也喜欢什么；顾留春玩儿这个，何克非决不玩儿那个；顾留春出什么点子，何克非准协同执行……顾留春的点子多极了，有时候出的点子满好，有时候也免不了出花花点子。有一回，大约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何克非因为贪玩，放了学老是玩得忘了回家，他爸爸发现后，就用二指宽的竹板子打他屁股，打得屁股火辣辣的痛。顾留春知道后对他说：“你在裤子里垫双鞋不就行啦！可得记住，鞋面子朝外放。”何克非试了两回，果然不错。谁知事不过三，一天夜里，何克非捂着屁股找顾留春来了：“我爸发现了，说：‘好小子！我说怎么打下去波波响呢！’拽出鞋来，重打我三板子。哎哟！”

吃了这一次亏，何克非对顾留春的佩服并没有动摇。谁能保证自己出的点子都百分之百不出差错呢。何况，人家顾留春还在不断提高呢。小学毕业那学期，换了石老师当班主任。这位石老师教育有方。顾留春能说能闹，爱出花花点子，石老师引导他往正经事儿上动脑子。上中学后，当了小组长，肯动脑子、有能耐这些优点就更明显了。当然，说笑打闹，也还有；花花点子，有时候也还出。这，何克非认为根本不算毛病。谁不爱笑闹？谁出点子能对一半、错一半就算不赖！总而言之，顾留春就是有两下子，当个小组长，绰绰有余。教体育的倪老师，有一回就说过：“顾留春，将才！”

将才比起帅才来，虽然差着一级，可也够何克非羡慕的了！“将才！”他希望有那么一天，也有人这样称呼他，可是长到已经快一十四岁，还没有轮到过；将才！多么值得夸耀的

赞词啊！顾留春从来没有自夸过，倒是何克非常常替自己的朋友夸耀，每一次，顾留春都少不了制止他：“倪老师一句玩笑话，你干吗老拿来挂在嘴边损人呢！”

何克非当然不是损人，他是真心佩服顾留春。就说现在吧，尽管他还不知道顾留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还是颠儿颠儿四处寻找陈天。

“陈天！你小子，让我这一通找！快下来！”他喊道。

陈天骑在离地面丈把高的树杈上，手里提溜着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拴了一节三寸长的腊肠，正在逗弄一条贪吃的黄狗。绳头垂下、提起，提起、垂下，黄狗徒劳地跳呀，跳呀，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

“快下来！有要紧事！”何克非催促着，顺手抢过绳子。那跳了半天的黄狗，眼巴巴地望着绳头的那节腊肠，讨好地摇着尾巴。

“真不像话！”何克非对陈天说，“这东西是狗吃的？”

“刚才从书包里掉到地上，弄脏了。”陈天解释道。

何克非把腊肠扔给那黄狗，转问陈天：“你们家要搬走了，是吗？”

“我妈想搬。”陈天淡淡地说。

“你呢？也……”

“不，我不想搬。”

“真不想搬？”

“真不想搬。”

“你可得说准了，说实在了。告诉你，这可关系到咱们小组，不，是关系到咱们五个男生的集体荣誉！”

“当然说准了！谁还骗你？可这，这关系到咱们的什么集体荣誉？”陈天说，疑惑地看着何克非。

“这，这个我也还……”何克非的话卡壳儿了，“就是说，我也还不完全清楚，回头咱们问顾留春，他知道。——现在，赶快走，发信号去！”

陈天糊里糊涂被何克非拽着，向学校跑去。

跑进校门，跑到操场，何克非叫陈天从书包里掏出弹弓，他接过去随便对准个什么树枝儿，手一拉，嘴里就发出声音来：“嗖——嗖——！”“嗖——嗖——！”

这是玩儿的什么把戏？弹弓里没有石头子儿，树枝上没有鸟儿，“嗖嗖”的干什么？陈天奇怪极了：何克非今天是怎么的哪？别是中邪了吧？

正想着，何克非走过来了。陈天有点害怕，躲闪一步。何克非朝初一·五班教室呶呶嘴，压低声音说：“这就是信号，发给顾留春的。来，一齐来，嗖——嗖——！”

陈天没有跟着“嗖嗖”。他看见，教室的窗户开了一扇，随着，彭老师探出头来，喊道：“何克非！怎么在学校里打起弹弓来了？”

陈天转身跑了。何克非却担心自己的信号发得不准，不住地往教室里张望，直到看见顾留春在窗户旁边笑着向他点头。

“嗖——嗖——！”他又欢乐地叫了一声，才向陈天追去。

在校门东南侧小桥头，何克非招呼陈天坐下来，把弹弓还给他，说：“咱们就在这儿等顾留春，听他向咱俩传达。”

“传达什么？”

“传达他在小组会上，怎么报的咱们的寒假活动内容。”

“信号是怎么回事？”

何克非解释了一遍。最后说：“今天真倒霉！彭老师还以我为我……没想到假戏在她那儿做成了真的，哈哈！哈哈！”

一会儿，顾留春远远地朝这边走过来。何克非迎上去，问：“怎么样？咱这信号？”

“第一声我就听清了，你却当我是聋子，‘嗖嗖’个没完！”顾留春兴奋地说着，又转向陈天，“你不愿意搬家，这太好了！”

陈天说：“刚才非非讲，我这还关系到咱们小组、咱们三个男生的集体荣誉。这是怎么回事？”

何克非抢过话去，对顾留春说：“从你开会前对我说的这些话，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天天要是不愿意搬家，咱们仨的活动就有门儿。——咱的活动计划，会上你怎么报的？”

顾留春说：“我只报了女生的活动内容，咱们三个男生的，没有报。”

“什么？”何克非嚷嚷起来，“我这半天劲，白费哪？”

“老师说，还没有定下来的，也可以先不报。”

“没有定下来，你溜我的腿？就算先没有定下来，发了信号，还没有定下来？”何克非真的生气了。

顾留春说：“你别急。我决不是存心溜你的腿。咱们三人的活动内容，我是想了一个，早先以为非要在会上报不可，所以叫你发信号。可咱们这活动内容，还真不好说。应该做，可又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好；没什么可保密的，可又好像应该

保密。所以我就先没有在会上说。”

何克非一听，觉得有点神秘，忙问：“到底是什么活动？”

顾留春看何克非那着急的样子，冲他嘿嘿一笑，却不回答他，转向陈天：“天天，你为什么不愿意搬家？”

陈天说：“这儿挺好。大家又都挺熟。搬到新地方，还得转学，人生地不熟的，没劲。”

“就这些？”顾留春问。

陈天不解地看看顾留春，又看看何克非。

何克非也有点莫名其妙。只听顾留春又问：“天天，你妈为什么想搬家，你知道吗？”

“不知道。”

“知道往哪儿搬吗？”

“不知道。”

“知道大伙儿有什么反映吗？”

“不知道。”

“真是个小少爷！”顾留春嘲讽道，“搬家这么大的事儿，你可倒好，一问三不知！听我来告诉你吧：第一，你妈嫌咱们这儿环境不好，空气污染，所以想搬走；第二，搬到厂里在南郊公园旁边新盖的一座楼里去；第三，大伙儿说，还是局长家的人生命宝贵，身体要紧，小百姓是不该怕什么污染不污染的。”

陈天听了，不胜惊讶，接着红了脸。他感到，好像大伙儿的冷嘲是对着他说的。可是，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他感到委屈。他怨恨妈妈。“我知道了这些，更不愿意搬了！”他说。

顾留春又说：“大伙儿对你爸的印象还不错，说：陈局长要是在家，准不让搬。”